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

三

蘇子知

PDG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繁一本

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

代祖諱曰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鄆四

州曾伯祖諱夔夔隻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

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

孝颺于河滸童云颺音陽又絲亮切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

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于內而文于

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

隱王屋山間行以求食間去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

弟子姓

一本作姪按前漢田蚡傳罷起如講春秋左氏易王

氏

注王弼所

行衍無卷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邈世無悶

矣亂有間

去声稍息也

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

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

粹同

流抵大壑得

以無苦被滯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

六合君忤貴臣

譴也

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

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貸其間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

大號且致太平人懼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與太學勸耦耕

作三老五更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

曹叅軍尚父汾陽王

儀

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

曹叅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

旅之楨

楨音貞

斥侯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

三罪議

左傳晉文公殺顯穀補卅之厲三人

守邊論議事

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
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
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為自
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恥調長安
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為士者咸服服既除
常吏部命為大常博士常部為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

願為宣城令二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闕鄉令音闕

音民唐魏州魏州名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

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

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

以校私讎貞元四年陝魏觀察使盧岳卒岳妻分皆不及

召去寶參其誣有擊登聞鼓以聞于上上命先君摠三司以

聽理同上大理卿揚揚為三司覆治无之至則平反之反音

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音開謂虛臣群究獲

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

事中他仲切謂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加

切貞元八年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

以流涕曰吾唯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

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

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

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

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于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柘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

書郎天子行慶于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

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其官其之女實有全德爲九

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誠以施其教故二

女之歸他姓咸爲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大君會冊太
上皇后于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爲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
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于死既不克成
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大夫人之飲食天殛存酷名在刑書
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顧嗣續不
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
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

表高河南人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蹇舉無與比能使所
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姜公輔爲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諫諍免後以罪貶爲復

州刺史卒

齊映南陽人爲相以文敏顯用

嚴郢河南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爲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舉職爲邪險備扇以貶死

元全柔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爲大官有土地入爲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爲相有牆仞不佞以謀克蜀加司空出爲河中節度

劉公濟河間人厚寬碩大與物無忤音悟逆也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尚書卒

楊氏兄弟者弘興人皆孝友有文章

憑由江南西道人爲散騎常侍

凝以兵部郎中卒

凌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強毅仁孝

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後至宣池歛處置使卒

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

故貶後為尚書郎

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

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謔妬出為刺史廢痼卒續一本

李鄴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

翔節度

梁肅安定人最能為文一本最字以補闕脩史侍皇太子卒

贈禮部郎中

陳京泗上人始為諫官數諫諍有內行文多詰訓為給事中

上方以為相會感疾自刃癩瘡卒發一六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

貶官卒弟愈文益奇

許孟容吳人讀書為文口辯為給事中嘗論事由大常少卿

為刑部侍郎

李觀隴西人行義甚脩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為三司者

也其大理者田楊瑀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為御史注見前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謹慤人也為御史中丞觀觀自守然以

直免官復為刺史卒

袁滋陳郡人善篆書文敏不競為相出使辱命貶刺史復為

義成軍節度卒

盧群汜陽人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吳少誠置決司洎

天子以為任事為義成軍節度卒

崔損清河人畏慎爲相無所發明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爲長者

鄭餘慶滎陽人再爲相始天下皆以爲長者及爲大官名益少今爲尚書河南尹無恙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爲御史中丞復由中丞爲大理少卿

李益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益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爲尚

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得幸德宗爲尚書在宰相之右今爲徐泗節度紆有李術魯直魯直愚也爲尚書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巳年八十餘旣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爲言者

虞當會稽人爲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

賈奔古函長樂人善士也爲校書郎卒

弟全至御史中丞

趙需天水人嗶嗶引下字當作嗶嗶况羽切商之冠名札記撞

義今按柳文段太尉逸事狀云太尉爲人始於趙需儒士无意

手始火明切事出呂氏春秋云嗶嗶然相樂也今云趙需

冠名恐亦自有訓和始樂易義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

中卒

張式南陽人

張言常山人

張惟儉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謹式至河南尹言鄧州刺史惟

儉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自處也

盧景亮涿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其久至順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

楊於陵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

張因某人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爲相罷居尚書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孝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爲刺史屏棄求貞中召以爲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

苗拯上黨人有孝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百存爲文孝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皆各有文咸爲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
冕文孝益健頗躁自吏部郎中出爲刺史至福建廉使卒
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少監

薛丹同郡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植清河人至檢校郎官子羣爲右補闕贈給事中父贈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畧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
復爲刺史

崔元均補紅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

鄭元均補紅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因不得位一本位

辛憚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好讀書號為長者後至尚書卒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為宣自元均至宣力

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

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

石以銘于背如右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

人列其姓名太史云子厚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善士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為會葬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

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魯王父某官王父

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餘慶叢而未稔濟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爲善者感嗚呼哀哉惟公敷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孝頌工爲文旣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孝教勵生徒選擇貢士選一本作撰音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延爲叅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旣喪主帥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鵠書載筆乘輅音姚使音乘叔軻乃作叅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遷大理評事又加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潛機理照完彼亭堡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倣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

頒給軍食下無讎斂力驗切黔首休息月校歲會古外切莫不如

畫庫豐財羨延面切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

田副使分閫之寄叅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嘯

公堂無事朝廷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祿不及伐冰伐擊也禮

冰之家謂卿大夫喪祭得用冰者政不獲專達禮謂得自上奏章以其年

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驥騁力中

塗踈足踈鳥計於阮二切足跌也高鴻輕舉在雲墜翼凡我所知哀慟無

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張獻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

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忠監備凶禮賙賻甚厚賻謂死日賜

賻符遇切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匍匐救助事用無闕丹

旒素車歸于上京撰期定宅撰息轉切莫有愆素左傳

紼於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禮咸申克窆玄堂悲

驗切葬也掩坎廣輪禮記壘弓廣輪掩壘其高可隱顧盼無依

徘徊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耀文章司學徒儒風

揚自渭北佐朔方一作本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法後惠文

謂為垂衣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石可作篆遺德一作本延

休烈垂憲則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嘗其著者無駭以字為長氏禽以食
菜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曾王父朝
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
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
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徽柔
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群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

愷悌雍睦莫有間言間去聲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

枉回邪也見造次秉直事不失當舉無秕政見音庇故官府

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

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

士登高第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

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

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

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

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周禮匪頒也會計明白嗚

呼分闡委政繫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

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唐諱丙字

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于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

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祗奉

裳惟歸于京師以其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

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兒垂髮小

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即子厚之父

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

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

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貞元九年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

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既也

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

咸曰孝如方輿公世祖方輿公諱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

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作不忘

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

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皆合于古故宗人咸

曰文如吳興守

吳興守柳惲以文章顯

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方

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

太史即莊事見鹽弓

率性廉介懷

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曾

士師

士師諱禽柳下惠也

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

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

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

婦駭

不能文字敢用書宗

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終

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

君洎夫人之喪祔于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

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

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

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

所介切滅也壤樹出鹽弓

為謂封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為太廟齋郎更許

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為弘農二年推其誠心

裕于其人闢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夫

上声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

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于下邑命為吏部

尚書郎度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

焉方圖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

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會危難至

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為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

敢緩初公娶司農少卿京兆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

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

越舉夫人之喪至于號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窆音

驗切葬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下棺

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
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
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瘴寒數日良已
又從謁兩雷塘神所柳州有山兩崖雷水出焉蓄崖中日雷
塘能出雲雨變見有光昌黎集有雷塘
祭兩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而一本作也絕句卧至旦呼之無聞就
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
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于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
之俱志其殯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音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

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

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

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孔

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僂音

穢徒播瀉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

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音天地有窮此

冤無窮既音葬音紼音周音直音忍音切音索音也音猶以不孝之辭音

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遺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

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

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
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
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間而盡知之
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大夫
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綾結授諸
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
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已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已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已者交之如兄弟無不
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
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既具而大故及焉黽平不
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居長
出禮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服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
也及命為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

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
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
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矣矣今將大赦于後以蓋前
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
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
竄窮繳懼不吉也人多疾殃炎暑熇蒸童云熇呼木黑其下
卑濕非所以養也訖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
黃叫呼遂譴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為禍
為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於今靈軍遠去而身
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繫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
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
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
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辯族氏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

贊皇縣名屬趙州晉李楷徙居

常山有五子散居巷東為東祖祖某為某官父冲為單父尉

夫人生於良族嶷然殊異及笄禮文音稽德充於容行踐於

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制之事

又能為雅琴素聲操縵之具禮記不享操縵雅聲也婦道

既備宜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臨卽令府君諱某受夫人

於李氏之廟而歸于正室臨卽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

府君諱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諱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

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顛自中書以上為宰相四世噫

我伯祖以宗曹碩大而濟其德厚夫人以族屬清顯而脩其

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為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用

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於臨卽而窆焉彼驗切夫人從

子而反于淮許音曉水涯嗚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

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已

子必先擇良士可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

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

尉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楊子丞疾痺廢痼而沒

太原王紆今爲右補闕潁川陳萇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貞

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

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

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

則二壻實祭主之有孫二人長曰曹卽奉之以讓而正于位

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

府君仲父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大臨卽萬

里以歲之不易昭以破切左傳昭公四年句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姑合以

爲斯志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家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爲備銘曰

藹其芳壽且康大梁鶉火沉幽光

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會于鶉火

夙淪

夫子嗣又喪評輜幃不復岷之陽

謂此輜幃也或謂此輜幃也

棲鳳里良之山允之水靈之車當反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

之言者青烏子

風俗通曰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唐藝文志葬書有青烏子二卷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爲河南尹撰擇僚采撰息謂我文李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

年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于長安太平里第
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穉在抱委繯就位女一人曰
喜子匍匐繼緜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祐神道不相顧
仲父違背於歲首而夫人捐弃於是日遺孤眇藐未克承紹
九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於
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
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
人河東柳氏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
年爲陳氏介婦九年介婦次婦也謹飭不怠世禮記內則至此命也既
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
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蒸嘗生君之子不替月而殯

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

大者也且願殺禮

禮記云殺所介切

以成吾私迹先夫人之墓

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

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

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

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

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

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而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父

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

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

爲徐州長史祖諱某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

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我伯姊之墓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

崔簡字敬

凡歸于夫家爲

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

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

墓者璽也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

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

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率其諱與其類戲

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

教告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

給以疾告

張云給音念上声數也

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餘書爲雅琴

以自娛樂隱而不耀上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足以發

揚於禮而不爲辯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

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有知者耶太夫人生二

女幼曰裴氏婦

嫁裴繼

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

皆早世其弟皆愚而獨存子醇孰謂天可問耶嗚呼痛其甚歟遂濡血以書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奭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尚書諱行儉禮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肅書子國史祠部府君諱植業之以貞直以至于今金吾府君諱儼音用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弊族夙遭大

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于復常夫人三歲無
湯沐無盥酪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笄體不勝帶
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
也貞順之宜恒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懷之色
鍾云懷音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
婦道也惟聽順謹敬睦姻仁恤之行甚備任一本作常以不
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滌濯羞蠶
簪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門本
作移其孝于而以睦于冢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
兄公女公子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哉裴氏之大不
幸欵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
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不及偕其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
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

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

尚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間故二稚未亂

切小兒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

嬰齒

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哉余

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

吾家成吾身矣凡在三子勿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殯魂氣

無不之也

禮弓李札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附焉今

其存者曰崔五幸无恙託于乳媪以虞水火

媪烏老切女老林春秋傳云子

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

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於長安縣之

神禾原從于先塋附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

憑塞畧不能具敢告无愧辭无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无文至敬不飾故无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司勳生殿中侍

御史諱某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

之兄曰憑為禮部郎中子代濟仁孝號為德門郎中娶于隴

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薨居方伯

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

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无驕盈之色

親黨難之五歲屬先妣之忌飯於仁祠就問其故媒傳以告

媒音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二涕慕抱終身之戚焉

及許嫁於我柔日既卜禮記內事乃歸於柳氏恭惟先府君

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髮雅好言鬢音始于善謹雖間在他

國終无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

事大夫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蒸

嘗怵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

况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

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之子左傳昭公七年子西華

也此文良字諸本皆在能字下未三歲孕而不育易漸卦厥疾增甚明年以謁

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求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

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

上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

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哀門多疊張云許慎切音累縛也上天无祐

故自辛未逮于茲歲累服齊斬齊音咨謂齊衰斬衰繼纏哀酷其間冠

衣純采純之介切緣也曲礼云菴月者二而已矣无乃以是

累夫人之壽欤悼慟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

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栖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

年龍集己卯歲己卯為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音宛順也鏘

翔令容委窮屢兮佳城鬱二閉白日兮之死同穴歸此室兮

詩云死則同穴子厚自謂異時與之合葬

下殤女子墓傳記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髮爲尼號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斂以緇褐銘用塋覽滿聲葬寒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延慶季子

詳見之

小姪女墓傳記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

首生而惠命則天始也。无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老期
求父

故尚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文之
母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王有明德世紹顯懿至于唐有文
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千石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
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從于北海
王府君諱某府君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
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
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
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諸后凡十
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先帝弃万姓德宗嗣皇承
天位順宗公居禁中文王叔託謀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由蘇州

司功叅軍爲起居舍人翰林李士將明出納有弥綸通變之
勞副經邦阜財之職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重輕開塞有
和鈞肅給之効內贊謨畫一本作謀不廢其位九執事十四旬

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蓋貞元之二十

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

臨問其家賻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

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莅下事良人四

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二年而教戒無闕年

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

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

定封邑有司稽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

附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

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昆邦人是望拜若若紫綬

綬若若耶注榮於高堂惟昔孟氏號為母師駐在漢稱賢有

戒不疑見前漢史懿懿夫人惟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

問于靈龜閱此顯魂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貞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貞外司戶河東薛

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

其暇則鳴絃桐調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

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

自歸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姬子雜已子

造次莫能辨無伎忌之行伎之敵切害也無犯连之氣連音什一畝

之宅言笑不聞于隣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產也病

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暮月之日索服筋空而終

飭一木年若干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

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

從貶更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

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

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擘祖曰某官鯤唐興中書令仁

師議刑不擊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

曰張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

玄不續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稔

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

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異憐兄公是怙公一本夫屬忻

然髮髮我我髮音被髮也蔓豆惟嘉丞堂冒質燕其羞孔多有

必有嚴神鄉長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奚仲封于薛十二世

高曾祖考胡敬之訛淑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實嚴阿

韋夫人墳記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後

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期用元和十四年月日

通鄧切奉葬下土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壙

馬氏女雷五葬誌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惠異甚凡事絲續

文繡不類人所爲者余覩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

清脩嚴栢若簪珠璣衣統紱紱音九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

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

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惠我惠一本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

文志我葬葬一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既而

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埴追而納諸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晉氏既滅范中行氏晉之二卿族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

晉陽決晉水灌之也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

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

幾何一本作若汝也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

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鱸

鱣鱣者魴音沙魴似呂切鱣音鱣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

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鱣焉鱣音夫鱣

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從一作其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

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螭音似龍無角

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鱗音顛倒頓路音順

流而下宛委冒憒環坻淑而不能出坻音舉水中高也一嚮

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

之漁有任公子者任平聲事見莊子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比

浮於碣石碣音竭山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

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中南山曰島

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啜音啜切論文嘗也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比

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

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約而得文王於是

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

矣始晉之侈家若栾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

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物嘗裂而食之矣

主即智伯名瑤五物謂韓魏趙范中行族是死異虺鱷鱸也腦流骨腐於主之

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

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二卿

智伯也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鱗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弃

之鯤鯢音昆鮪音而魚也莫不備俎豆是元異夫大鮪

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

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无饜驅韓魏以為羣蛟以

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

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寤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

願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

而退不肯同禍趙晉語智宣子將以瑯為後智果謀不所果

族推輔段規怨深而造謀國語智襄子宴于藍臺襄子與韓

果在而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音楚邯趙所都鬣摧

於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羣

羣羣音同羣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羣羣音同羣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中上声屯徒渾切聚也嘔於口切泄音薛藏石走瀨連鱸糜解音糜蓋船頭也音船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死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丁念切階也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拑汨泥淖音淖又胡骨子筆音筆二切淖女教切泥也音骨撓混沙礫音礫小石也音壁視之分寸眙若睨壁音壁眙五計切邪視也音壁深險易昧之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溼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

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其清与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耗謂方之舟之注方也編木以廣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无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无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二惡得避是名非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遁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及僻廼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步切嗾唯觸罪擯辱愚陋默伏者日侵以遊汝閩二以守汝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

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詘
寧有詭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
曰汝欲窮我之愚詭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辯口
也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輪蹄寒姑示子其畧吾非洋乎
无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締溽暑之鏐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
吾盪而越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行音梳太行山各險路也吾
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呂梁在彭城縣水
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帽一作行僵仆虺蜴踣而不知
休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
其大九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
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牽手而誅三悔
一明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

余適將唁子傳云用失國曰唁今余視子之貌浩二然也

能是達矣余无以唁矣敢更以為賀諛平柳子曰子誠以貌

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无志者耶姑以戚二為无益乎道

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

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

即謀畫无所陳而群比以為名家耻遇僚即戮以待不測之

誅苟人爾有不汙粟危厲德二然者哉責也又七才切吾

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不以奉宗

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僮躄其心

倡佯其形倡佯音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无所往

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三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

甚乎裂背才智才端二切長歌之哭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

目臣也一作背

浩二非戚二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

焉願有聞於子以釋子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幸兵之亂

殺無罪士二人兼性醇謹錄事參軍章實圖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作兼密奏二人通謀窮劾兼軍中

誼制杖切發音嶺蓄貨足愆吾以爲唐檣杌饗養者亡以異構音清

四凶之號四凶之號然而卒入爲郎中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

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觀乎

自然聞之孰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

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宰相戚也而讒且腴日狀其僚之過

愆以致于兼且曰是過是愆我獨无有其僚因揣恐以俟謫

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自負施自曰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

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

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大息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
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故誠然不為公且明耶
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為過章章者凡天下兒
童後闕

天對

今將楚詞天問逐段附入遇天問則低寫于前遇

天對則高寫於後仍入諸家音釋覽者詳焉

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古上下也

天地也未有天地固冥昭曹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

未有人誰得見之識之馮翼曹莫聲切馮皮水切冥幽昭明也言晝夜未分

明二闇二惟時何為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智黑晰眇往來

屯二智呼骨切說文從日蒙氣出形司馬相如進蜀文

智爽暗昧韋昭曰智梅憤切郭璞三蒼辨註曰智旦明

也字林音勿張倫切列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柳文元注云穀梁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天地人非也宋云陰也陽也天也三者之合何者為本何者為化乎

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冷音零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陽謂天形則法也九

無營以成沓陽而九沓達合切積也九運轉渾淪蒙以圜號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王逸云言天有

寘疑玄釐無功無作九重誰始作之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幹音管車轂端脊也維繫物之繫也

烏僕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湊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

焉僕戶衣切莽音蓋蒲本弥作泐

軸也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之極何所加乎

也字林音勿張倫切列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也字林音勿張倫切列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也字林音勿張倫切列麗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論言地中有八柱之廣十五

皇熙暨二胡棟胡宇宏离不屬焉恃夫八柱作宏一本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放上声屬音注王逸云東方暉天東

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

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烏際乎天則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隈烏回切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

言天地廣大

巧欺淫誑幽陽以别无隈无隅曷懜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沓合也此問天与地合於

折筭剡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

汝楚辭云索瓊茅以筵筭注謂折竹小曰筭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規燬魄淵日月太虛是屬基地萬筵列星咸焉是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

汜似九後三音淮南子曰出于湯谷論于蒙谷入于震淵之汜

輻旋南畫軸莫于北執彼有出次惟汝方之側平施旁運惡

有谷記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淮南子曰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九窮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

宋云夜光月也死晦也育生也

燬炎莫儷

謂日也

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此問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

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

女歧神女无大而生子釋書有九子母

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亦鬼惠氣和氣也

怪泝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

鄉同徒典切又音安陰陽氣亂也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明焉非闔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作藏與藏同角亢東

孰且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延彼角亢經音蚘子虛賦

相纏結也廷具往切敷也亢音剛

不任汨鴻汨音骨師一作數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愛

何不課而行之汨治也數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

惟鮫諂二隣聖而孽伯師死蒙乃尚其北后惟師之難贖頌

使試敷即縣字拾遺記云夏綠化為玄魚後人合為敷字說

音遏鼻空也衆不察其北族而卒之竟非樂於用之也

鴟龜曳銜鮫何聽焉舊說謂數死為鴟龜所食特以

曳銜之許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求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

施乃施刑殺之也左傳曰

盜埋息壤招帝震怒以埋洪水帝令祝融投燔于羽郊招

意如字元注賦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也以胤功定地

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喙吁穢切

伯禹腹斲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腹一作復筆力切何

氣薛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築夫固不可以類胠躬躄步

勤上音山不跌音踏也史記謂以鐵為鉤頭長半寸施之覆下

也臨滿墨切也一本音曳營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刑

九壽儀一本无宜受是玄寶禹錫圭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

繼夫孰謀之式

洪泉極深何以竄之洪泉疑當作淵與本避詩而改之也竄與須用參也

行鴻下隕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回切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則一本作州填旁吻切分也

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真藝而有上中下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期畫厥尾鍤音本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馮音馮

以字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性折故東南傾

園壽廓大也天賦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

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錯七故切置也洿音戶深也善音鳥非是

州錯富媪烏浩切后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厚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東窮歸墟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无底之谷名曰歸墟

又環西盈脉穴

土區而濁

清之墳壚燥疏也壚一本作煇墳房粉切土膏肥也壚音盧黑剛土尚書注疏也

滲渴而升禁城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液液音德流兒水又何

溢為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脩長也

東西南北其極无方夫何鴻洞而課校脩長鴻一本

南北順墮其衍幾何而長也亦作脩音安也

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尻立刀切崑崙山名其巔曰縣圃亦作玄圃

積高于乾崑崙崙攸居蓬首虎齒爰亢爰都禹本紀崑崙高三

云高方一千里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頭虎齒戴勝而處者王母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增與層同淮南子崑崙虛中

增城之里萬有三千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王樓十二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淮南子崑崙虛行有四百四十四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王逸云

言天地四方各有門其誰從之上下

清溫煖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

清七政也

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辟通作闕開也淮南子崑崙虛也門開以納不周之風

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西潘云天開西北辟啓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龍也視為晝瞑為夜燭龍也

脩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

炳燎力照切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下照地

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華音花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

凝疑二音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嚶火交切嚶能知人名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虬渠幽切有角曰龍无角曰虬

有虬蛟蛇不角不鱗

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蛟於危切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作虺許偉切惡蛇也

疾貌

南有怪虺羅首以噬

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海之帝為忽

元注云倏忽在莊子甚明王逸以為電非也朱云招竟說

惟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莊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朱云死

負丘之國身民後死

潘云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胘國東其人

乃壽有赤水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飲之不老

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守封嶠之山者他防風

氏長三丈又穀梁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長狄身橫九畝

靡萍九衢泉華安君

朱云靡萍未詳何物懼

有萍九歧厥圖以詭

浮山孰產赤華伊泉

元注云山海經多

四備之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靈蛇吞象三年而吐其骨

巴蛇長

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二歲遺骨具脩已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呂一作池

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僊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替

謂不死漫莫干切汗何干切淮

鯨魚何所旻堆焉處鯨音陵一作陵脫

鯨魚人貌还列姑射旻雀峙北號惟人是食射音亦元注云

海中近列姑射堆當為崔旻崔在號山

如雞虎瓜食人王逸注設宋云崔作雀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躬胡庸以枝屈王逸云在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大澤千里

群鳥是解元注云山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也宋云如

換說則別是一事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一本无四方字宋云焉得彼

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禹所娶國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

維嗜不同味而快鼃飽一本快作為一本嗜下有說字一

娶者要无綱紀耳何特与眾人同嗜慈苟欲快飽一朝之情乎

禹懲于續金婦亟合金當肢離厥膚三門以不胝版蒲末切

禹治水服无版三過其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呱音孤泣声

痛門而不入胝与視同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一本中作于一本宇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蠶一作孽一作孽

彼呱克臧啓也俾姒作夏夏音以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

爲叟耆曷戚曷孽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音籍也而無害厥躬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彘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

克害宦侯古切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於是有意不服

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

益華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遠跲踐垣坳堅

也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胡往不道一本失字下有性天字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注啓登天而切其樂曰

棘陳也實列也言啓陳列宮商

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質嬪質莫候切

何勤子奢母而死分竟墜一作墜與地同

禹母產聖何醜厥旅彼淫言亂嚼聰蔽以不處音目音普通

旅當作齊齊骨也帝王出世經禹福利母前而生獨陟幾切與殊同口也賦去獲切或从蔽

帝降夷羿華孽夏民胡羿射天河伯而妻彼維嬪胡賦夫

河伯云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羿又夢与洛水神交如交

夷羿滔荒一本作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鳴厥

鱗集于皖華板切字當從目肆叫帝不謀失位滋嫚有

洛之媯胡故切焉妻于狡

馮珽利决封稀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音韻通

也珽音遙盛甲也以飾弓决以象骨為之以鈎弦弄獵射封豕以其肉膏祭天犬猶不順之

夸夫快殺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舌喉而

濫厥福合音怡

涎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華而交吞揆之涎土

純狐氏女眩或愛之遂与涎謀殺羿也吞城也揆謀也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眾交進吞謀之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

身弧左傳義公四年夷羿注于原飲寒涎伯明氏之漢子弟也行注于內殺而專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一本化字下有

險也窮窘也越度也堯放骸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隨死化為黃熊豈巫所能活

懸殛羽巖化黃而淵左傳昭公七年堯殛鯀于羽淵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咸播秬黍蕭薈是營

營一作舊曰遠也高平水土
萬民皆得耕種於薈蕭之池

子宜播殖穡于丘于川維堯維蒲維菰維薦崇徹以圖民以

謹以都

了一作予音胡官切音官
音胡官切音官

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盈盈滿也
盈盈滿也

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殛厥祀後世是郊

左昭七年
縣為夏郊

白蜺嬰弗胡為此堂

弗音弗疑當作弗
色以龍者也弗白雲委蛇若蛇者委

後相嬰何為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雖爰死

乎此同掌也
陰陽縱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亡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

體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

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橋之身乎

王子怪駭蜺形弗裳文褫操戈

一本作衣也
猶懼夫藥良終

鳥號以游奮厥篚篚習漠莫諫

骨切形胡在胡云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師子呼則雲興而雨下

幽陽潛爨陰蒸而兩洋憑以興厥號爰所

撰軀協脅鹿何膺之體體骨鹿何以膺之

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崑崙萊之山而抃鬪滄海之中

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怕以恬夷出列子湯問篇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今釋水而陵反為人所負

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窅之龍伯約鼇天帝怒短小其民窅側格

切扶也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墮厥首澆五吊也

澆往至其嫂力洋有所求因与澆乱夏少康因田獵汝水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澆嫪以力兄鹿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嫪音勞又郎到如恋也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始女歧澆

澆也与澆淫佚為之辭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歧願以為澆因斷之

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一本无既裳字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疑作康謂少康也有衆一旅遂滅過流

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

癸桀名也偃委羽切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王逸云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

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

事見左傳哀公元年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妹莫廢切嬉一作喜

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朱本鰥作鰥姚舜姓

賢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

媯之汭

女尼據切媯居危切汭如銳切舜之所居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朱本意

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賢者預見萌芽之端紂作象著而箕子數果作玉璜十重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王逸云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

惟德登帝師以首之洪興祖云師一作帥登帝謂匹夫而有天下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云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跡如此

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象謀殺舜

舜弟眡厥仇畢暑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

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鼻即有庫象所封邑

吳獲迄古古音公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太乃仲雍

嗟伯之仁孫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緣鵠飾玉伊尹烹鵠羹飾玉鼎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

乃降觀下逢伊摯伊摯名伊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空桑鼎殷列子注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曰出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為

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故命曰伊尹獻其君令庖人養之諛羹厥鵠惟軻

知言瞞焉以為不瞞居覓切又音關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

淵虐后以劉

揚雄方言言秦晉宋之間謂殺曰劉

降厥觀于下匪擊孰承條伐

巢放民用潰厥疣

于求切

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簡狄侍于臺上一吞燕卵而生契

嚳狄禱禘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穀當作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詳此該字恐是啓字

該德胤考

考一本作孝王逸云該包也公謂契也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未德柳文元注云該謂辱收王逸注誤

名子厚之言亦自相矣

辱收于西瓜虎手鉞尸刑以司慝

國語号公夢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史器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天之刑神也

胡終弊于有苞牧夫牛羊

有苞伐啓啓伐城之有苞遂爲牧豎

牧正矜矜澆苞爰踣

踏蒲墨切王逸云有苞澆國名少康爲仍牧正豈子厚承逸之誤欤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王逸云干求舜務協和懷來也言少康朱云舜懷有苗

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狃女切

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王逸云紂爲無道天下乖離懷曼曼瘦而反形軀曼澤

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膚寶被躬焚
以旗之駭五駭切辛紂也紂敗衣寶王之衣赴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擊殺有扈于牀

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斲寓一本

怕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朴大

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

班民心是市湯出獵得大牛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獲編施祿惠於百姓

昏微循亦有狄不寧何繁烏萃棘負子肆情王逸云循闇微之道為夷

狄之行謂解居父聘吳過陳見婦人負子欲去之肆情婦人曰墓門雖无人棘上猶有鴉

解父狄淫遭愆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搬乃板切愆也

眩弟並淫象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詠後嗣而逢長

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奮一本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伊尹而吉妃是得水濱

之木得彼小子伊尹生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

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

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胡葛切木中喙

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墊都念切

湯出重泉夫何臯尤與台臯古罪字重泉地名不勝心伐

帝夫誰使挑之挑徒了切王逸云湯不勝衆心而伐桀先挑之也

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辟婢亦師憑怒切法也

以割癸挑而讎也癸桀

會鼂爭盟鼂同何踐吾期蒼鳥羣飛蒼鳥身孰使莘之到擊

紂躬紂躬到叔旦不嘉周公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

行之並驅擊冀何以將之

膠鬲比黎兩行踐期王逸云紂使膠鬲視師武王曰以甲子

至會于兩武王晝夜行或請休息武王捧盃救灼仁興以畢

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周公曰

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民父有釐嗟以羨之位庸庇民仁克益之紂淫

以害師殛圮之咸追厥死爭祖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云昭王出遊南至於

楚人沉之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越裳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發親往逢迎之

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

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梅古改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儻祈招徇洋以游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戴勝之獸

觴瑤池以迭謠左昭十二年祭公作祈招詩止穆王之心西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无死尚能復來答曰万民平均吾願見汝

妖夫曳衻何號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切有二能止

於夏庭龍亡而謀在周厉王發而觀之繫流于庭安遇之而生女奔之時有謠曰原孤箕服寔亡周國後有賣是

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奔女啼聲
哀而收之遂齊後齊人入此女賸罪王惑而愛之一

孺賊厥詵爰繫其弧幽禍孽以夸憚瘼以漁淫嗜殺諫尸

謗屠孰繹繫以徵而化龜是辜

幾字

天命反側何罰何怙

言无常也

天邈以蒙人公以高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

公或作

齊柏九會卒然身殺

蓋伯九會通用卒終也

柏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薛而壞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

即惡讒諂是服比干何

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佯雷開佞人

紂無誰使惑堆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

無本多干異

召死雷濟克后

此干雷開文德邁以被

文王芮鞠順道醢梅奴箕

忠咸喪以醜辱

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煨之何馮弓挾矢

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棄靈而功篤胡奕焉翼水以炎盍崇長焉既政既疑宜庸將

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

伯昌號衰玟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

伯鞭于西化江漢濟易歧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

遷藏就岐何能依

踰梁橐囊糶仁蟻萃

殷有惑婦何所譏

妲滅淫商痛民以亟去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因心射也梅伯以賜諸疾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帝乃親致射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後救也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夫洪與祖云此与下文相屬言武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王能馮弓挾矢而將之以殊能

肉梅以頰烏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烏當作局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

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歧目厥心瞭眠頭光奮力屠國以髀

髀厥商髀音陛寬口望屠牛文王問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王逸云尸主也

發殺昌逞寒民于亨惟栗厥文考為栗而虔子以徂征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王逸云

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訟饒賊而以變天地螾螾喻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天祐下民

初湯臣摯摯伊尹名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勲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云吳國廬祖父壽夢也闔

盧然不得為王少禹散亡故在列乃刺王
懷代為吳王大有功勳壯大也嚴威也

光徵夢祖光闕憾離以厲仿惶激覆而勇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求多夫何父長彭祖名鏗獻
雉羹於堯

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中央共牧后何怒逢蟻微命力何固岐首之蛇爭共
食牧草自相齧

蠅齧已毒不以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蠅胡對切
云馳字

驚女采薇鹿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王逸云昔者女子采
薇菜有所驚而走萃

止也女子為而此走至於回水之
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朱云未詳

萃回偶昌鹿昌祐以女

兄有噬大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元注云問云百兩
蓋謂車也王逸以

為百兩金設也朱云舊注以為秦公
子鍼之事然與左傳不同未知是否

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晉語秦后子
奔晉車千乘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尤處爰何云荆

勲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王逸云屈原書壁所問畧誌日暮故

夫天雨雷雷復至自解曰歸

何憂乎此下皆不可曉

咨吟于野胡若之恨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伊

嘍音伊忿毒音誰與醜齊祖秦唱厥詐讒登校庸啡以施其

恬禍凶亟鋤夷悽不可化徒若罷音疲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吳光即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

文一本作環問穿社以及五陵是注是揚爰出吾告堵敖

以不長王于成王况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一本

闔綽厥武滋以侈類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問云

今無此人但任子蘭也王逸云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問

社通於白陵以淫而生子文弃之有虎乳之楚人謂乳為穀

謂虎為於菟故名穀於菟歎吾教之闕以旅尸謂未成君而

死曰教窮教楚文王兄也今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誠若名

而死以此告之逸注以為堵敖不長楚賢人大謬

不尚曷極而辭

一

一本作食姑不失聖人胡往不道矣

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璋及古聖賢在物行事因

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深廣意舊注之說徒以多識異聞為功

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對然亦李

未聞道而誇多術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四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

吳無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以蓋以散吳王濞母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

諷時君薄事役而陸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

吳子吳武陵也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

知之

按字下二本有封字者因下文而誤

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倚之

商舉綺切

首陽起之

首陽山名黃河迤之

邪行也字

大陸靡之

大陸澤名或魏而高或呀而淵

呀張口

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壩

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會水壩名

切在河

若化若遷鈞嬰蟬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

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

撐由庚切衰聲呀鬱怒

交切語不入呀詩加切山

若熊羆之咆音虎豹之嘯音終古

而不去攫秦搏齊攫服切持也

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知就壓或

作振振業業觀關蹠戶蹠七慮切同規也惕若僕妾其按術

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載之翔舞同余專切泗水之

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

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

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去声山名運肘東指混

潰后土混音渾潰潰濁糜沸潰音汾又房鼉鼉詭怪于汨

汨騰倒駛越音佚馬足疾貌委泊涯涘音睽呀欲納音呼

張口也呬音甲切又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

瓌裂轟雷努風音呼宏切撼鷓于音撼此字一本作額音憾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泮洞踏者音滿披朋切

鳴踏音杏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輻之所負音輸

漢律名船方長為舳音虛舳上刺羅音又撞檣之所御音撞檣音

檣也鱗川林壑藟雲道兩瞬目而下者音瞬榛榛云云百

合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

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傳二十六年子犯云備敗而已非以為榮

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見史記皆晉人之藉也

本作此楷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原音曹太棠谿之工棠谿屬火化水淬

取內切前漢作焯注謂器備以充為棘為矛棘即為鍛為鈞

鐵音殺為鏃為鏃鏃音的鏃作為鏃鏃音無為鏃如此寫

長矛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一作

鐵音疾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一作

矢名合眾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

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

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弔日出寒液漢當空

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錄雲破霄踞墜

飛鳥點又點切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音注周禮考工函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服而持

之南瞰諸華瞰音監北警群夷警音涉技擊節制荀子齊之

敵敵音節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

肉袒進不敢降湖江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

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出左傳唐公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屈求勿切又居勿土寒氣勁崖

坻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為蕃焉師師旆旆旆音進也溶溶

紘紘輻輳輻音上音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坻音

色黥然而陰黥音辨炳然而陽若旌旆旂幟之煌煌下進下

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躐躐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

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赤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

灑灑音問切瀆瀆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愴况

開台萬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

全躍空騰千里相角風駿霧羣發祖斲山抉壑斲音燭耳搖

層雲腹捎衆木交也又音宵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攬地跳

梁堅骨蘭筋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交頸互齧

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齒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

齧下沒切蟻雜螽集啾啾漶漶漶音沸注謂水激也旅走

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

牽以荀息穀傳宋禧二年荀息御以王良左哀二年郵良曰我

超以范鞅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范鞅以欒鍼音錘切人姓名

左傳成十六年秦鍼為右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

子白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

一姓左傳昭公四年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

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澗內貞藩液不行

說文汁也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礧

壑之紆縈凌躋坑之杪顛嶠祖九切坑五官切山麓兒漱泉

源之淦澹音澹古南切澹音營水流兒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岫梯填層谿

丁音肺古丁丁登登丁中切礧礧稜稜唐切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崩崩崩音崩洶洶薨薨洶音洶若騫若崩

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捐殺音摧粹塊

圯音作沒昨律二切山峻兒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列鴟鵂鷲鷲音昆號鳴飛翔豕豕虎兕音豕

音音奔觸鱗慄伏無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

艾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碇兀音兀

脆石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石下海石去不速

石下海石去不速

之人鞭抵曲鱗蹙匯流雷解匯音會水台流一音胡罪切水迴前者汨越後者

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摺音胡罪切水迴前者汨越後者

翻摔首軒尾沒掉蚡頤入重淵胡動切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濤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

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叢臺在耶郟城中連

始房音旁皇造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漢官皆是之自出

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

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虜祁既成諸侯叛之虜音斯一本作

三年晉成虜祈之宮諸侯皆有心注虜祈地名在絳縣之西地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羅字雍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

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魯公五年矢大罟斷流脩網

亘山罩罾麗星罾都教切曲梁罾力九切麗音鹿

賣切又胡封切皆不說是魚網當音鹿獨今織絰其間巨舟軒昂乞乞

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商山之顯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

捭龍吭吭戶切技鯨鱮音音戮白龍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覽

流離攬古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擗擁躡音音

能行也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音崔字如雲

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漣音連水成文波擣音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

之繳音灼莫不脫角裂翼呀音牙赫匍匐音赫口拒人怒也復

就嚮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具一作其布列雕俎風雲尖

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音音鯉音音鱣音音之瑣屑蔑裂者音音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膏鳥鹵聞膾炙之美則

掩鼻寔類阿高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

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塩倚縣名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

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畦之

交錯輪囷稷神裝切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邇邇紛

屬漣力紙切不知其堪俄然決源醜流醜山宜切交灌互

澍注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屈曲脉寫膏浸漑湿滑汨漢即

會抵值堤防漫瀛沛濺濺伊盈切偃然成淵潏然成川音

水大兒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澆其

密起鹵鹹孕靈富媪媪烏結切不愛其美無声

無形燦結迅詭詭文云火飛也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暮

景音密了胡切一本作幕也奮憤離折音方也鍛圭權璧音丁

實切音推音越眩轉的皦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音射食亦

言益之狀也

水裂電碎音從增益音格孔切音祖紅大者印音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音也又典禮切切者如缶日晶熠煜音精燈

音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裏欽合集萃而堆之

皓皓乎懸圃之魏魏曠乎濛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音也濛濛音也

然後驢羸牛馬之運音同西出秦隴南過楚鄧北極燕代東

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

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出左傳成七年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

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

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

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逖逖勅力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晉侯糾逖王慝

注世遠而有惡於王者繼而遠之以爲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

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

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

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二三尺

中庭以几堂上度以筵度待洛切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饋饋交錯文質

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禮記犧象何切搞

勞贈賄勞即到切賞功賄呼罪切貨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

丁寧以討不恭左傳宣公四年車埒萬乘也乘去志卒半天

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

左傳昭公十三年復怖之諸侯畏其

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

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

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據他人之力以自為固嚮音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

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

史音喚三河河東河南河北

河東伏義神農都陳郡在河南一云伏義都曲阜黃帝都

州少昊都龍桑皆在河南黃帝都涿鹿則在河北又云堯都

河東殷都河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

之度刑主音形美器以瓦寫之韓子云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

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

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

之美於音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愛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謂禮也故

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闕分

問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

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

先生之言道之興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並

以政切易之出禮記鄉飲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李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

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音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

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

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遇楫自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

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

魁壘恢張魁壘壯兒張一本作能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

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笥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

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

也狼狽擯僚藉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嘗曰敬聞命然

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憎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

得睨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

居販居儲貨也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

以深致誚責吾繇囚也繇論追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

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

生曰僕少嘗季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

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音

致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踣音此愚蠢狂悖

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

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茫深閎端貞黷亮苞

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嘖音雙集韻胡陌

子夜切嘆聲也又側伯切大聲也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超

批按而追其跡進兒批蕭結切換力結切舉其理則皆謨明

淵沉剖微窮深後剖晉切劈折是非勢匹切校度古今而僕乃絃鉗

塞默鉗其聲切耗耗窒惑眈音冒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

恤恤左傳昭公十二年恤乎卒自馮賊馮即固不足

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也盱盱于切張目也言其孝則皆摠

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撤享音

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髡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

字正作擊

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

作轆轤三光 轆轤音交寫長 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跟澀培

壤集洽 洽氏魯襄公二十四年元部士无松栢字不以士

渠子入七立二切 毫聯縷緝塵出塊入朗切固不足以據摛

踊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

裹以罪惡纏以羈繫上居宜切客從而擠之二切排也不

亦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義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右綠耳左白羲又雅道 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

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國元云元間大呂注在陽律之間 鏗天

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嗚嗚秦声咬五巧切哇 不入里耳西

子毛媯之蹈後宮也西子西施也毛媯朝日煥浮雲而無益

逐於鄉里无益 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

蛭不離尺水水蛭音質 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倜儻他世切

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蹇目果切細也連盧顛頓

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

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

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

而愚者休兮蹢蹢蓬蓬蹢音仙蓬徒切蓬蓬也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

一本作申申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鰥老

壯齒鰥音繫十有一人鰥山六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

荅曰誰也曰東祠暨浮圖暨於益切不能行中廐病顛之駒縮曰若

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勅

戒始孝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暨浮圖有師道少而病

躋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同未嘗及人及匿

愧恐殊甚一本一本朱作側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孝者

與女釋者俵俵無所師贈兒又音振獨立也遂相與出躋

浮圖以為師盥濯之二姑濼也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休惕疾視引且翼之躋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一云人生日饋飲食時獻巾悅始統切洋洋也舉莫

敢踰其制中廐病顛之駒顛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尨無異

技磴然大耳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

在早切恒少食屏立擯辱擊頓異其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群

駒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顛駒大而不可

秣飾焉他馬巴變痺狹黠滿切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

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鬻剔他歷切蚤与爪同謂除爪鬻子法

切剪 刮惡除溼塗以雕胡也雕音胡斬芻秣以香其音其豆莖

其錯具鱗纒音義千落切纒音義馬腹帶鑿金文羈絡以和鈴和音衡上鈴音

以朱綏音佳切或膏其鬣或劑其脰音磨平也衛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復石立之水涯音涯幢旗前羅音幢

旗音旗畫鳥隼杠蓋後隨音江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

一音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

矣叟將何以教我音輶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音軼軼徒結切車音過也又音逸鼻知臙香音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

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

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

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卅角羈貫音卅

類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
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覺足涎顙之可
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
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
 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
 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
 為飲食既壞本曰果在地曰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
 為癰瘍疥癩癰痔病音陽癰音滿痔丈蟲生之木朽而蠅中
 蠅音昌木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
 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醬
 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茲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
 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茲甚墾原田
 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窆音而又穴為偃溲偃一

漏也

音

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

木以燔

音

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

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

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

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

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

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茲癱痺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亢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

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茲也元氣大癱痺也陰陽大草

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鳥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
耶劉禹錫云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
有激而云非所以及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以極其辯附錄

鳥說鶻胡
骨切

有鶻曰鶻者冗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
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
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縱之跋丘彈去智二切鶻
之跂塔之昂高外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
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北亦然嗚呼執
謂瓜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物武粉切口邊
翻下華切羽莖是固無
號位爵祿之欲里間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如穀古侯切
鳥子須甫
日食能自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食字一本
上有博字不爲其他凡食

類之飢唯且爲其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黜_於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臬鵠晦於晝而神於夜_{臬堅亮切不羣}其立_{鳥鵠音}耀然_{耀音}其動_{休怪陰}若然_{善者呼}其視_{魏切}的然其鳴_然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鵠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一本上
有祀字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_{朝音}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且之云也_{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亞去聲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

証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禮記曰日入

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禮記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

向上聲堅內堅裏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乾谿地名出

名也出因晉語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左傳昭公十

一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出天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

語智襄子為室美士出夕出天滑切郎向瑣闡拜謂之夕郎出漢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

采夕月國音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國音若是其類足矣

一本无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

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踈癩癘紀止也孿音
又於遠切曲脚足疾癩音漏頭腫也一曰以剗癩音癩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

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當去求之人

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

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

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

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

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副

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嗷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墮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食音時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謂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有吾嘗疑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禮說

禮記注疏 禮音下祭名也禮記作蜡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禮進有司以問禮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皇

子其水于其蟲蝗于其癘疫于其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
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記齋齋
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
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懣怳懣怳又莫音但徒旦切半音切懣懣兩切懣懣計
媿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一本无必有道而
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懣怳冥冥焉不可執取
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入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
暴乎眊乎查貪乎罷弱乎罷音疲非神爲之耶故其罰在
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

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劉昆宋均等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昆云偶然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莊子秋水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

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稗一本將字上无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本作捷居偃切距也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子也悉敗臨賀尉故其子由永州至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

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

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而

杼音同杼有自品切周禮考工記山而侔考工記行山欲侔上

而輕下而軒且曳輕音致俯也軒仰也六月詩注如軒祥而曠左

車記曲禮句注葬革而長轂以載周禮革車以即戎左集焉而

以望策當作轆左成十六年注巢車車上安以愛老曲禮大

乘安輜以蔽內輜音緇載衣物垂綏而以收緩宜佳切曲禮

之垂詩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周禮其類眾也然而

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局戰持也

牙中者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較却暑與雨者

牙去聲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眾車之用具今揚

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

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駉駉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竒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

緞將侯切又側首

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竒女頰爾怒曰不可

頰音各切又音冷切文選頰薄怒以自持方知不可吾故居

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嚙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

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儂

也儂即計切偶也若汝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嚙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膏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其矣嗚呼非其類

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谷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

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

教怒衝涌或作噴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

數舒為林木峒嶻為宮室或作窟魚列于高或作高二切山高貌誰其搏

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音霧又莫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羆說

鹿畏羆勅俱切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

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失鬻
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
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
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
猝啖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
之圖宋齊以下三作傳之觀其狀其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
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間其駿也
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
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孔子如俱頭俱音敷方相也若星
者其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
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設下推是而至於駿亦

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

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

煥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

是亦人而已矣驕騮白羲山子之類義一作犧列子云周穆

騮而左綠耳右騮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

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

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

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猶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易以岐

也售賣咸譽清疾病疔瘍者疔甲屢切頭瘡瘍音羊身磨一亦

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

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送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

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

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

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

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餘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

利遠二故太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二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

病僂

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二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

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本

有豪字下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

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一有字能順木之天以致

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法一本亦其時也若子時音

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

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有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

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嘻一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本自毀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其梏姑
媿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強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
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溟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字苟得僮恣所

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
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羗牧
兒也行技且羗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
虛所賣之補越中謂野市曰虛寄爲兒啼恐慄爲兒怕狀賊易之對飲
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
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
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然一有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
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
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
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忽愿耳刺史顏証音証又之盛切奇

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作視中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記云霹陽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董子厚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傭當作隙寫轉作宇隙乞逆切詳註第九卷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
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
工不在列余闕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
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
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欤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
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
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鄉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
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帥同說王制千里之外設
方伯又云十國以爲連率有
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
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
戶版者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

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君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音銜音賈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

於府庭所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

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

成也不亦謬哉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

之慮奪其出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者雖不能成功豈其罪

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

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也

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

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

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

勢者禮考工記注審察五材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

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无州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

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

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

言即取巾經其脰音且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

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

乃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音展又爲書博封之

訖如廁又其友從之見赤軒則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

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

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

廁也溷胡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

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
廁遂行宿二十里夜赤又如廁又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
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
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顛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
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
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
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
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
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
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濶濶爲帝居清都其
屬意明白燮音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
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返則幸耳

一本作矣

又何暇赤之笑哉

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蝨蝨傳

蝨音負又扶金切蝨音板

蝨蝨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音印亦作印，負之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本固。卒躓

仆不能起韻知利切，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

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

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曾字，不知戒。雖

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一本哀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